

采访名人,自然要了解他们所从事的大事,诸如文学创作、学术研究、艺术探索和科研成果等。但是,交流之中问问他们的“小事”,竟也会收到一些意外之喜!

有一年夏天,上海暑气逼人。一天下午,我如约拜访陈从周先生。陈老见我脸色通红,汗流浹背,忙唤我进屋,坐下,沏茶,开风扇。我环顾四周想请陈老打开空调吹一下,收收汗。陈老看出我的心思,笑咪咪地说:“我家没有装空调,不是装不起,而是我不需要。”

“为什么?”我疑惑地问。陈老笑道:“其实,再热的天,只要静下心来,坐一会儿,听听昆曲,很快就会凉快了。”说完,他起身打开录音机。瞬间,昆曲《牡丹亭》的唱腔袅袅而起,飘向四周,一曲未完,我果然觉得清凉多了。

我请教陈老,怎样做才能心静。陈老笑道:“听曲、画兰、读书便是。”这三件事都是陈老所好,故而再热的天,他老人家都是浑然不觉也!从这件纳凉小事,我品出了陈老的生活之“雅”!

不过,陈老之“雅”,并非适合每一位老人。如今的连续高温已非三十年前的夏天可比,我们老年人纳凉须视健康而定,能“雅”则雅,空调该吹还是要吹。

1984年秋天,我第一次采访施蛰存先生。告别前,我对施老说:“专访写好后,我想先请您看一下。不妥之处,请您修改。”孰料,他老人家听后连连摆手说:“不要看,不要看。你怎么写,我不管;你怎么评价我,是你的自由。我不能将我的想法强加给你。所以,我没有必要看。这就叫‘出门不认账’。”我担心地说:“我可能会写错,怎么办?”施老笑道:“那就在你收到集子里时修订。”“喏!施老真是豁达!”我心中赞叹道。

采访中,我曾提到施老出身于“书香门第”。施老闻言,颇不以为然,对我说:“什么书香门第,这个说法是最没有道理的,自古以来,人们都认为读书人是香

的,劳动人民是臭的。其实,历史上坏事做得最多最绝的大都是读书人。比如,宋朝的蔡京、秦桧,抗战时期的汪精卫、陈公博,以及‘文革’中的张春桥、姚文元等。”停顿一会儿后,施老继续说:“其实,书香门第的思想在读书人中是根深蒂固的,说到底还是看不起劳动人民。在你的文章里,千万不要写我出身于书香门第。”这番话使我切实感受到他老人家的思想敏锐,见解深刻。

同样是名人小事,萧乾先生的小事有点“大”。1992年5月,我到北京拜访萧乾先生。在听他聊了台湾著名作家林海音专程飞来北京参加他的六十年文学生涯展览后,我向他老人家提出最后一个问题:“萧老,您的住房这样局促,连个书房都没有。我听说,按职务规定,您可以搬到一套大一些的房子去住。为什么您不搬呢?”

萧老听了笑道:“是有这回事。但是,我们的想法是,我的身体不好,搬家是很折腾人的。我们不想折腾了!只想抓紧时间赶紧做事。”与翻译《尤利西斯》相比,搬家是小事。”

那年,萧老已是82岁的患病老人。他的左肾已摘除,右肾也不好,还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他似乎预感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想抓住宝贵的时间,和夫人文洁若一起翻译完成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补上国内这一空白。

当时,我听着萧老淡淡地说完这件“小事”后,心里骤然受到了强烈的震撼:这是何等高贵的灵魂!他告诉我们,怎么做,生命才具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

几十年来,这样的名人“小事”,我采访到很多,先后写入长长短短的文章之中,并收入《世纪的面影——我所采访过的文化名人》一书(2025年6月,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祈盼更多的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能从中学习和领悟到这些先贤大师的嘉言懿行与高风亮节,以他们为自己读书、做事、做人的榜样。

舌尖上的美味

张晓雷

也麻了,但为了美食,坚持就是胜利。

准备翻炒爆香的调料。如今市场上有带包装的各种风味龙虾调料,但家人不喜欢预制风味的调料,只好自己准备。大蒜剥皮

切碎成泥,生姜切成片,辣椒切成小段,大葱切成小块,啤酒和油、盐、生抽、味精备好就行了。打开

灶火,把锅内水分烘干,锅中放油,放入姜片、蒜泥、椒段炒香。之后加入小龙虾

翻炒至虾壳变红,倒入啤酒和水——刚淹过小龙虾即好,盖上锅盖,大火炖煮10

分钟左右。打开锅盖,

放入大葱段,加些适量的生抽和味精等,再翻炒五六个回合,盛出小龙虾和汤汁装入菜盆

中,香喷喷的“张氏品牌”小龙虾就大功告成了。

午餐,一家人围桌一边剥虾,一边聊天,享受着美食带来的快乐。剥虾的过程也是一种乐趣,虽然有些麻烦,但亲手剥出鲜嫩的虾肉,蘸着汤汁放进

嘴里,特别看见儿子吃得津津有味,那种满足感油然而生。

小龙虾这道舌尖上的美味,以其独特的风味和文化内涵,征服了无数食客味蕾。我在品享美味的同时也深有感叹:人世间的的美食、美味和美好,均来之不易。

巴厘岛的日子,热烈的阳光,在每一片叶子上跳跃。我独自漫游着,仿佛孤身漂浮于一片无垠的暖洋。遇见了同样独自旅行的“东”。他幽默诙谐,一双眼睛盛满温柔的笑意。我们很自然地结伴而行,并且一起去阿勇河漂流。

初时河水尚算温顺,小艇载着我们,在河上轻快地滑行。我们和艇上另两位德国青年,一起轻松谈笑,饱览着原始丛林里奔涌的壮美。然而水流陡然变得湍急,小艇瞬间成了浪尖颠簸的叶子。我心中涌动着恐惧。忽然间,一股巨大的落差水流裹挟着白浪猛冲而至!船身剧烈震荡,我急忙闭眼,只听见一声短促惊呼——待我再睁眼时,东不见了!目光急急追向水面,只见他已被激流卷走。不等我多想,东的呼救声和大眼睛里焦急的目光穿透了我的犹豫,我们一边努力控制住小艇,一边竭力向水中挣扎的人影靠近。小艇剧烈摇晃,我拼命探身,尽力伸出手臂,终于紧紧攥住了东的手。众人合力,水流中

的他一点点被拖回艇上。他瘫倒在船中,四人相望,手紧紧握在一起。

漂流之后,东写下他的电子邮箱塞进我手里。我们又约定,明日趁我离岛前的空当,同游乌布。

次日清晨,我早早到了约定地点。九点,不见人影;十点也过了,街市喧嚣起来,阳光炙烤着皮肤……终于,十点半已过,东才气喘吁吁地奔来,连声道歉。可我心中那簇期待的火苗,早已在漫长焦灼的等待里一点点燃尽了。一股说不出的闷气堵在胸口,我沉默着,只点点头,便转身朝车站走去。一整日乌布之行,满眼是梯田绿意与神像的静穆,他一路道歉,而我却始终没有多大回应。傍晚在机场分别时,他眼中盛满歉意与挽留,而我却只是淡淡地说了声:“再见。”

回到上海,日常生活的节奏逐渐将旅途的棱角磨平。气消了,心中反而生



饮马安龙

兴安诗并画

安龙金字塔,坝盘水含天。谁家红白马,醉饮瑶池泉。

随着电视连续剧《绝密543》的放映,人们了解到导弹543部队是一支神秘的部队。我在这个部队21年,有不少值得回忆的战斗生活。

1965年12月26日,我从西安乘火车到上海黄浦江畔,在江湾543部队独五师新兵连当战士。结束了新兵连的训练,我被分配到师部雷达站。此时雷达站正在云南山野打游击。我和张西前、郑祥明三个新兵乘火车去了昆明。到昆明后,又乘大卡车到了云岭前线。我们的主要目标是敌方“黑猫中队”U-2型高空侦察机。师部雷达站主要配合导弹三营执行对敌作战任务。潜伏的山野是密马拉山头,全体指战员不穿军装。一次,部队看电影,轮到我站岗,接岗半小时后,就在阵地南面雪山上发现了三发信号弹。侦察参谋实地查看后,分析这是敌特埋在雪山的定时信号弹。

在山上,也接触到不少有趣的事物。在山上每天都能看到小松鼠,从这个树枝跳到那个树枝;还有一种像狗那样大小的麂子,跑到岗哨旁蹲着不肯走……

后来,我们接到命令:一律换装成海军服装,赶赴宁波无名山执行任务。我们“靠挂”在兄弟部队的军列,又“摩托行军”九天九夜,来到宁波的清水桥边,架设好兵器。那天正好轮到我站第一班岗,为了让战友们休息好,我站了一个通

记忆中,学校大院斜对过有个菜场,一到夏天,门口常见有人在卖蝉。却并不吆喝,面前摆着一只竹背篓,黑蚱乌麻麻一片。那叫得真是欢!

魔都苦夏,偷闲翻看古人咏蝉。有人误以为蝉唯“居高身饮清露”,其实不然。

此物并非仙客,实乃吸食树汁的凡胎。而此一生物学真相,恰恰更显文人笔法之精妙。譬如李商隐“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一语道破生存之残酷——蝉鸣将歇,但树木依旧葱茏,暗喻志士孤独抗争;骆宾王“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以蝉翼映白发,将生命短暂与壮志难酬之双重悲怆,注入羽化之躯;白居易“一闻愁意结,再听乡心起”,借蝉声作情感载体,树汁滋养的鸣唱,竟成游子的精神寄托。诗句往往超越物象本身,构建出中国文人特有的精神图腾,既要像蝉依附树木般扎根现实,又要以清越鸣声宣告绝不妥协之该有的本我姿态。

蝉鸣随时节不同,听起来迥然有别。最是雨夜

避暑

王 蓉

初歇时分,那清越的鸣唱穿透沉闷潮湿,清晰更甚。它们不知疲倦地震颤翅膜,将夏夜的寂静一寸一寸啃噬殆尽,片刻不歇。

四季轮转,蝉声继而衔接,振振不绝。夏蝉金钹刚歇,秋蝉银弦轻颤。待等冬霜凝滞,仍有冰魄般的颤音在顶冠枯枝间流转。不觉又至春风吹度,新蛻的蝉翼拨动碧空绿绮。纵使心境不同,但只要用心谛听,这绵延的声纹细微而生动,啊,果然一片好声音!

早前在太原,道路两旁栽有许多垂柳。每逢入夏,垂枝轻柔,风过微逸,蝉鸣婉转。行人来了又去,柳叶摇曳,触手可及。实在讨人欢喜。然而一入秋,整座城从早到晚白絮四散,此为晋阳城当年著名的“五月飞雪”。景致虽美矣,却严重影响空气质量。尤其敏感体质之人,戴着口罩仍涕泗横流,简直苦不堪言。到后来柳

宵,第二天照常工作……

在宁波潜伏半年后,上级命令师部雷

达站夜间秘密转移到江湾营区。1967年9月8日上午10时许,一架U-2型间谍飞机窜到浙江一带进行敌特活动,被潜伏在嘉兴地区的导弹十四营用国产兵器一举击落,“黑猫中队”成员黄荣北被击毙于座舱内。我们雷达站因为配合该营指示目标荣立集体三等功,参与兵器操作的班长张公迪、余兴国荣立个人三等功。当时庆贺较简单,除了全站官兵加餐一次外,每人发一本精制的袖珍《毛主席语录》。

我在雷达站当班长四年,之后任雷达操纵长,曾在写作组工作,任师团干事八年,1979年调十四营任副教导员,1980年至1984年任该营教导员、党委书记。我们营发扬“全营一杆枪”、击落敌机的优良传统,连续五年被上级评为“甲类营”,并被全军树立为标兵;我1985年任导弹一团政治处副主任。同年春节前,祖国边界战事紧,我与原十四营营长、后任副团长的王万洲以及参谋薛国安、干事王玉琳、团职技术股长王帮群组成前线指挥班子奔赴前线……

五个多月后返回上海。我从前线返回部队不久,就随着“百万大军”转业到地方,作为一名军人随时准备投入到新的战斗中!

树种越来越少,垂柳絮状况大有改观,可惜婀娜美景不复。正所谓,万事古难全。

时下在山西,各地通通改种银杏树作为行道树。风起叶飘零,金蝶漫天飞舞,风掠处偶有寒蝉凄切,天一日一日冷下来,然而画中有物,动静相宜,倒生出某种油画之殊绝立体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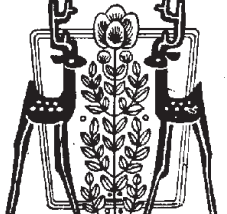
想起几年前的一次旅行。赶往久负盛名的莫奈花园,垂柳巨大蓊郁,池里睡莲朵朵,移步换景,原来大师那幅著名的纸上“花园”,此地得以全实景再现。然则因与想象太过贴合,毫无自由发展空间。

莫奈画柳,大多只画垂柳。数条垂柳与睡莲遥遥相看,一竖一横,一动一静。那次去时才刚落过一场大雨,水中倒影婆娑,岸上的人纷纷举起相机手机抓拍。大师笔下的“花园”莫名多了一丝丝美,总算填补了我心中小小遗憾。

午后外出,见小区花园的树荫下有人正在对弈。持扇者手腕轻摇,双目紧锁棋盘。凝神片刻落子,嘴角微扬的瞬间,头顶梧桐树冠深处,不时传来蝉鸣声,仿佛夏蝉正以最热烈的叫声,为此着之妙而喝彩!

穿过花园是一家理发店,蓝白旋转灯在烈日下被晒得有些褪色。玻璃门大敞,逼仄的空间中仅有一张掉漆的理发椅,师傅歪在椅子上打盹。

店门前的空地上支着竹竿,晾晒的毛巾下的暗影里,一只狸花猫肚皮朝天,猫须轻颤。它身后的铁栅栏爬满牵牛花,我走过去又折返。蓦然驻足,看看眼前这一幕,想起那句“何以避暑气,无如出尘嚣……”



夜光杯

543部队战斗生活片段

姚华飞

出一种难以言喻的怅惘。一个半小时的迟到,在生命长途里算什么呢?那漂流中彼此紧握的手,瞬间里迸发出的光亮,远比这小小的插曲要珍贵百倍。然而,每当我想写封邮件问候他时,分别前自己那冰冷沉默的样子便倏忽浮现,成了横亘在我们之间的一道浅壑。

几年光阴倏忽而逝。一个寻常傍晚,微信上跳出一条好友申请,名字是一串陌生的异国字符。目光下移,看到“我是‘东’。”我一愣,随即通过认证。紧接着,对话框里跳出第一行字:“小路,谢谢你,对不起。”

怔怔望着屏幕上那几个字,仿佛又看见阿勇河奔腾的浪头,看见他湿淋淋被拖上船时惨白的脸,也看见乌布街头他额角滚落的汗珠,以及机场里那双盛满落寞的大眼睛。河流湍急处,我们曾彼此攥紧生命;而人间歧路时,却轻易放开了理解的手——这迟来的短句,终

于让当年卡在胸口那块名为“遗憾”的坚冰,在多年之后,被暖意悄然融解了。

旅行中总有些相遇,像河底的卵石,冲刷愈久,反而愈清晰。它们磨掉了我们身上的棱角,也以温润的质地,默默垫在人生长河的底部——原来陌生人的善意与自己的亏欠,终会以某种方式溯流而返;当那句“谢谢你,对不起”跨越时光抵达时,才恍然:漂流中相救的手与分别时冷淡的脸,皆是同一份生命情谊的样式。它教我们珍重他人于湍急处伸出的手,亦宽宥彼此于尘世泥泞里难免的跟踉。

我长久凝望着那句短语,最终缓缓输入,又轻轻删去许多言语,只静静在对话框里留下三个字:“东,你好。”——终于,指尖按下了发送。

餐厅气氛渐趋热烈,一身正装的老者跷起大拇指说中文“谢谢,谢谢”。请看明日本栏。

十日谈

人在旅途

责编:吴南瑶